

昌

黎先生集

冊五

2711
448
15

420359



黎先生

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道於鄉校以論執政然與譯子產三毀測

夫此疑子貢元士人
李賀張良知李賀還
關休正賈公允振序所
善也人嘗聽大約謂
此等

長子之其母惡者吾則之是吾師也若

仲孫閱

子產

此鄭國寶賴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襄子子產鄭穆子

孫子產鄭穆子

子產子產

子產子產

子產子產

子產子產

子產

相國

襄子相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遊于鄉之校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衆口囂囂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不善吾避維否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下闈下闈則上鑿

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厲王語

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監古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

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

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

君或作者交暢旁達非是達或

於虞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通作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

人

理下或字

釋言

此河和二年李平甫中書舍人春作宰相鄭絅翰林學士

自解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

曾子子思公論傳曰
自解仍不厭其謬矣
之氣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

或無十日字

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

或無下公字

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

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我字

而一或有盡二字
二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
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爲奇也
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爲字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愈
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裴度三人方叔也
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
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
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
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國語自敵以下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教於言乎或無字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

禮記

儒有爵位

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相先患難

相死

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

宿資蓄貨

或資蓄貨

資蓄貨

或資蓄貨

或資蓄貨

或資蓄貨

或資蓄貨

或資蓄貨

巖以要權利

反心要平許

或巖許宜

或巖許

或巖許

或巖許

或巖許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

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

相國或無歟

或作辨

或作辨

或作辨

或作辨

或作辨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或作理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
非是能字見

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謂曾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謂曾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
晉殷浩

史記參殺人語

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謂曾

甘茂語

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謂曾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詩卷

傷於讒疾而甚
國策寵蘋語

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
謂曾

信讒小雅詩卷

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謂曾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
謂曾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
謂曾

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聰或作驕

非是亂世

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
謂曾

昌黎先生集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觀聽或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慎字或無而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敷宰相又敷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辨相或皆作國乃今或

既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公佐其幕李君房張滑

此貞元十五年在餘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

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

乎或于

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

公下或有之字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

作其或有

凡在此趨公之庭

此域

下無此字

議公

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

爲南上或有能字

又未知人之舉

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

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

及退之皆喜稱述然以翰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

士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妄大數百

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

家指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

爲大勢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

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

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

得李翰所爲張巡傳

巡上鄧州南陽人

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

許遠立傳

遠杭州鹽官人歛宗會孫

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開上有然字

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唯愛妻遠亦殺士
其奴以愛妻遠亦殺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
蚍蜉蟻子之援音蚍蜉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降不
下或有降賊逃責以大氣轉之士人益勸語或校作悟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以以國亡主滅音蚍蜉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降不
下或有降賊逃責以大氣轉之士人益勸語或校作悟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
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
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與巡
當在死字之下耶上或無之字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非是此

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犖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平創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豈能障之哉蓋巡遠善用兵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疆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功非或作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

攻或作

是

愈嘗從事於

州大都督

巡揚州大都督

遠荆歲時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雅陽歲時

荆歲時

致祭號雙廟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

雲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雅陽歲時

於賀蘭也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雅陽歲時

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

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斃半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箭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雅陽歲時

荆歲時

曰吾歸破賊

歸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雅陽歲時

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志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

者皆立廟

雅陽歲時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

書或無字

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

曰欲將以有爲也

欲行一書或無字

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

其弟巡或作嵩

或作嘗

及書或無字

籍大厤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

書或無字

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

書或無字

好

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

讀此作又嵩

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爲

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

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

巡開元二十四五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覲此則巡之文見矣

起或

作有

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

萬或

子無

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

衆見巡起或起或泣

或起或

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

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

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

兄死時年四十九

呼巡或

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閑或

傳嵩有田在亳宋閑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其字皆非是下或有其字爲

河中府連理木頌

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

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

十四木連理公

未第也

作此頌德至

時年一十

四酒未第也

也

詩故全東得之云古
雅言具胡譯及後

司空咸寧王

潭城地

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

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

始或作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

或無五

是訓戎奮

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錢台階庶尹克

非作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

仁非作

是訓戎奮

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非是體或作上

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

非是體或作下

歸民于理

天子是嘉俾錫勞王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方云三館本朝本之

之柯同榮異蘿之禾

柯乃雲下文同榮等

柯皆作枝

柯謂此如古所謂雙縵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古所謂定則理

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卽今所

謂之木也同榮異蘿之禾卽書所謂要故同賴之嘉

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況舉其類耳司馬相如

謂此如古所謂定則理

所謂雙縵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古所謂定則理

不協失之遺矣

韻之當

不協失之遺矣

語贊句分而韻

當之遺矣

不協失之遺矣

今欲明于大君

欲或作將

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

字疑當

當之遺矣

不協失之遺矣

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

王余抑也或依上文作余抑王抑余

耳作方从三本定此

余抑王抑余抑蓋互文以叶韻

力本

是奮肆姁媿

下音吁

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

洵或作詢非是

願封植兮

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期或作其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晉在汴州時佐董

陳后山云退

之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

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隴西或無

二字并是董晉太

仲舒之

故云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安龢會闔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

距或作拒

其不合者

誕寘聯鎖于河

不_合作_弗合或

宵浮晝湛舟不潛通

湛或作沈舟不作

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斷疏宣洩之患故須作

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

而下文乃云舟甲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

親則又安知非其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然其襟抱

盡括之等篇覽者詳之

蓋公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而下文乃云舟甲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

親則又安知非其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然其襟抱

盡括之等篇覽者詳之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

蓋公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罷

蓋公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童噭咤音咤劫衆阻兵懊懊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龍

拯或持

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

蓋公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

諸本皆有此

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

諸本皆有此

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从之

○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